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葛天民

葛天民，字無懷，浙之仁和人。工六法，而尤擅長人物，羅兩峰再傳入室弟子也。曾畫《諸天花雨圖》，閱一年而後成，凡散花天女，幾八百餘人，霧鬢風鬟，雲裳水佩，無不描摹酷肖，刻畫盡致，眉目衣褶，纖於絲髮，而以顯微鏡窺之，栩栩欲活，悉現紙上，時姚君梅伯、任君渭長俱歎為神工鬼斧，得未曾有。以是聲名鵲起，一縑值兼金數笏。橐筆至四方，遨遊名公鉅卿間，所得阿堵，任意揮霍，載酒看花，殆無虛日。聞羅浮山水之奇，遂思一探其靈境，因航海至粵，半途猝遇颶風，舟覆。葛浮沈波浪中，自分必死。忽來一木，憑之得以達岸。遙望四圍皆山，峰巒重疊，樹木蔥蘢，附近絕無廬舍，乃一荒島也。顧自辰至午，無所得食，饑腸雷鳴。仰見松實累累，採而食之，甘香沁肺腑，頓覺果然。至晚，斜陽已下，新月將升，苦無棲宿處，心頗惶。

久之，草際螢飛，樹根蟲叫，四顧茫然，益復淒惻。遙望見西南山麓隱隱有火光，意必有居人，思趨就之。逶迤前往，約三四里，於朦朧月影中，斜露茅屋數椽。喜極叩扉，良久，有老嫗出問。告以遠客遇難無歸，來求投宿意。嫗入，即復出，謂葛曰：「家中無男子，只一阿姑，不便留客。」葛哀嫗：「但得一席之地，不為虎狼所侵，足矣。即在簷下，固亦無妨，惟恐徒飽風露耳。」嫗去旋來，導生入東偏一小室，湘簾几，筆牀硯匣，楚楚有致；案頭有書數冊，皆鈔本，字跡娟秀異常，末署「香禪女史手錄」，知出自閨中筆墨，益復愛不忍釋。正翻閱際，一垂髫女婢入，曰：「阿姑請延入中堂相見。」即持紗燈前導。約經迴廊數轉，始入一廳，燈火輝煌，陳設雅麗。一女子年僅七八，斜倚隱囊，支頤小坐，見生，即起為禮。微睨之，秀絕人寰。問生姓名里居，生具告之。知生工畫，甚喜，欲乞作數月勾留，盡傳其法。生欣然許之，但謙言畫手庸劣，殊不足為師耳。因處生於堂之西偏，衾褥華煥，供帳優渥。生日則寄興丹青，夜則娛情詩酒，或猜謎藏，或聯吟射覆，女亦靡曼風流，脫略自喜，閨中之樂事，固有甚於畫眉者，但不及於亂耳。謂生曰：「卿乃我閨閣良友也。」生時於醉後為述神仙婚媾之事，多所粉飾，妙緒泉湧。女聽之，但笑不言，曰：「他日君自有佳處。」生偶遇暇時，即出散步，鳥語花香，泉回峰轉，疑非塵境。

一日，涉歷稍遠，漸迷來路。急尋故道，愈進愈非。耀靈西匿，皓魄東升，中心迫遽，行步益遲。憊甚，拂磐石小憩。忽聞樹後簌簌，似踏落葉聲，回顧，乃一女子珊珊而至，月下視之，明眸皓齒，神仙中人也。瞥睹生，訝而卻步，曰：「曠野無人，君何來此，其殆山魃木客之流亞歟？」生曰：「我非人，君殆鬼耶？不然，花妖狐魅夜出惑人也。」女曰：「君誠利口。妾非狐非鬼，非怪非仙，但與有緣者結緣，有情者締情，以償舊願，以了夙根。特不知五百年前姻緣簿上與君有瓜葛否？但今夕得一相見，亦非易事也。」

因與生並坐石上，自言林姓，閩人，小字菱香。詰生前後事，生歷歷言之，不少諱。女曰：「君真誠實君子也。容谷荒岩，非可止宿地，盍暫往吾家盤桓一夕歟？」指謂生曰：「蓬舍匪遙，渡橋即是。」爰攜生手偕行。女雖弓鞋纖窄，而步履如飛。略僅容一人，生心為悸，而女行尤捷，正如凌波仙子輕躡長虹也。

既達彼岸，望籬落間燈影參差，犬聲遠近，覺別有一世界。女方欲款門，即有兩婢出迎曰：「菱姑歸來何晏也？」女曰：「因待葛郎，以此行遲。八娘、九娘俱已來否？日間命煮熊膳，曾熟否？今夕好教郎君嘗異味也。」登堂，即有二婦出見，年並三十許，而丰韻殊綽約也。見生，皆祿社作禮。生並答以長揖。女即命團坐一席。須臾，羅酒漿，陳簋，水陸俱列，珍錯畢備，味美適口，多不能名。女與生拇戰屢北，罄無算爵。乃遣婢取碧筒杯來，滿注醇醪，以決勝負。生視之，上以翡翠玉作荷葉，甚淺，下承一管若荷梗，則僅寸許，置之案間，絕不敬側，度其中注酒，當不盈一杯，及生北取飲之，久不能竭，勉強盡，不覺酩酊。女飲亦酣，叩燭而歌曰：

團團皓月，耿耿明河，
隔千里兮不見，我思之勞兮如何！
今夕何夕，見此傾城；
即非傾城與傾國兮，余亦何能忘情！
肆筵設席兮永今夕，余懷渺渺兮，憂從中來不可說。
盡此一夕之緣兮，共鑒余意之拳拳。
安得天長與地久兮常醉倒乎花前。

歌既闕，二婦亦曼聲和之，操琵琶為《鸞鳳和鳴曲》，遂送生與女人房，健扉而去。晨光射窗，同夢正酣，忽兩婢款門甚急，謂：「天符已下，此間不可久留，宜速同行。」著衣並起，則車已候於門外。生與女偕登，風聲遽起於馬足下，如乘雲霧，如履波濤。不數刻，車聲轆，知在平地，從窗中窺之，樹木廬舍，過尚如瞥。頃之，行稍遲，則覺塵市喧闐，人煙湊集，蓋已抵通衢矣。車亦頓止。即有寓中邀客者紛至。生女甫出車外，車已馳去。乃僦逆旅，為暫居計。詢之人，乃福州城南外台也。

女出履上所綴明珠一，命生易諸，已得數百金，翌日復貨其雙條脫，獲千金。爰卜居深巷，蓄臧獲，居然素封家矣。生不棄舊藝，賣畫自給。女曰：「君抑何不憚煩？」生笑曰：「聊以自遣，否則筋骨疏懶，興趣無所寄耳。」由是生日夕對解語花，調脂研粉，為千百美人寫照，圖成題曰《瑤池春宴》，懸之畫肆，觀者集，俱嘖嘖贊美，幾於戶限為穿。

有任翁者，閩中鉅富也，偶見生畫，譽不容口，延生寫合家歡。其女國色也，豔姿媚態，遍南台中無與儔者。是日裝束出見，生驟睹之，不覺愕然，蓋即仙島中香禪也。女見生，若不相識。生竟對女凝思，不能下一筆，托故辭出。歸告菱香，女曰：「君欲娶之否？可以計賺也。特不知伉儷和諧時，何以酬我耳，--恐紈扇之捐，不待秋風以後，而白頭之吟，終為茂陵女子也。」生矢日以自明。

女於是備車馬，具行李，啟篋，以兩扇授生曰：「此坤靈開闔扇也，持之可以蔽形。」命生即往寫圖，「伺間以扇授女障面，徐行而出，旁人並不之見也。登車疾馳，可相會於城南里外垂楊樹下。」生從其言，授扇時，女嫣然一笑，若早已默喻其意者。馳抵女所，日猶未晡也。香禪見女，笑拍其肩曰：「阿菱即欲從男子私逃，胡再不謀，乃施此狡獪神通耶？」菱香曰：「子今亦竊漢矣。」兩涉嘲笑，生並不解。二女因商曰：「不如泛海還西湖。」遂擲帶水中，化為巨舶，生偕二女並登，穩若家居，但兩耳聞風濤聲不絕。

既暮，仰視星月皎潔，須臾，隱聞雞犬聲，聽岸上鄉音甚熟，則已在湧金門外矣。生後結廬西湖之畔，隱居不出，與二女終老云。